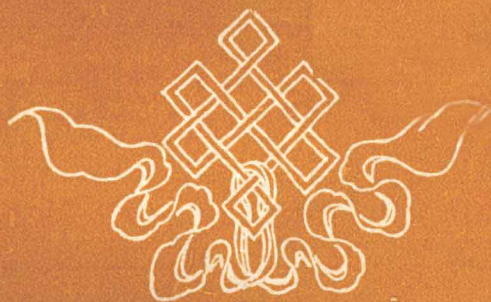


藏学研究



中央民族学院科研处



藏 学 研 究

中央民族学院藏学研究所

1987年6月北京

责任编辑：仁庆扎西 李秉铨 罗桑开珠

封面设计：谭宝君

定价 2.30元

目 录

- 献身于民族大家庭的六世班禅大师……………李秉铨 (1)
- “琐图血案”揭示了沙俄的凶残咀脸
和清政府的奴颜婢膝……………王远大 (33)
- 西平王与吐番……………仁庆扎西 (44)
- 雪山草原间的神灵家族
——藏族神灵论……………丹珠昂奔 (52)
- 三世章嘉胡图克图……………王璐 天放 (177)
- 西藏佛教对藏区雕版业的影响……………周润年 (188)
- 清季驻藏贤臣——张荫棠……………国 庆 (203)
- 有关西藏人民抗英斗争的第一手材料
——兼析驻藏大臣有泰在藏劣绩……………郭卫平 (213)
- 试论玉树藏族人民支援解放
西藏的思想基础……………罗桑开珠 (230)
- 拉萨郊区秋收打场风情……………李双剑 曲尼 (237)
- 吐蕃占领期间的敦煌佛教事业探微——P. T. 999
和P. T. 1001吐蕃文书译释……………王尧 陈践 (242)
- 大蒙古王统综述
——《汉藏史集》节译注释……………陈庆英 史为民 (251)
- 《夏鲁世系史》译注……………桑 珠 (297)
- 俄英交涉西藏问题的外交文书选译……………徐 荃 (315)

献身于民族大家庭的

六世班禅大师

李秉铨

我们多民族的祖国，是在漫长的岁月中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其间，在每一个历史时期，有许多杰出的人物，为了巩固和发展这一多民族的祖国，做出了光辉的贡献，甚至英勇献身。六世班禅大师是在清朝时期，继五世达赖喇嘛之后，代表藏族人士对当时民族大家庭新的巩固和发展做出杰出贡献的又一伟大历史人物。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是乾隆皇帝七十寿辰。乾隆四十四年藏历六月十七日，六世班禅大师率领着未曾出过天花的三百余众喇嘛等人士，冒着生命危险，离开日喀则，东渡通天、楚玛、黄河、爬越终年积雪大山，横穿宁夏、戈壁沙漠，历时一年，行程数万里，于翌年七月二十七日抵达热河，朝觐乾隆皇帝，祝厘万寿，表达了西藏僧俗民众对大皇帝之悃诚敬仰。且于沿途，以其黄教派教主之特有身分，每日向成百上千的蒙、藏上自王公下至黎民百姓，广布教乘，摩顶福祐众生，宣扬乾隆之圣德，祝国裕民，对当时清朝统率全国民族大家庭之发展，充满了无限热情。他到热河以及后来到到北京后继续竭诚为大皇帝祈福，接见满、蒙、藏王公、贝勒、贝子等等，日程排得很紧，以至奋不顾身积劳身染天花，于是年阴历十一月初二（藏历十一月初一日）园寂于北京黄寺，年仅四十二岁。六世班禅大师为了当时国家的统

一，民族之休和，不顾自身安危之伟大献身精神，是永远会受到中华各族人民的尊敬和讴歌颂扬的。

六世班禅大师此次入觐皇朝不是偶然的，是清朝经过康熙乾隆三朝，国家升平，空前统一，民族关系道洽重熙的这一历史潮流推动下前来的。现在来看看这一时期的几件大事：（一）乾隆十九年，蒙古杜尔伯特部三位首领策凌归顺清朝；（二）乾隆二十年，为患清朝多年的准噶尔问题彻底解决了。乾隆在承德避暑山庄大宴地处新疆的厄鲁特四部（准噶尔，都尔伯特、辉特、和硕特），并依西藏桑鸢寺，在承德修建了“普宁寺”，勒诸贞石，以志其事；（三）乾隆二十年，准噶尔的达什达瓦部六千余人由伊犁迁徙内地。乾隆皇帝在承德仿伊犁之固尔扎庙，修“安远庙”俾其参禅；（四）乾隆三十四年，远居俄国境内伏尔加河流域的蒙古土尔扈特部，闻及乾隆皇帝推崇黄教，其二十六岁的首领渥巴锡率众四十万毅然离开俄国，历万里回归祖国定居。渥巴锡到热河朝见了乾隆皇帝，乾隆为志此事，在“普陀宗乘庙”勒碑铭之。这些震撼国内外的民族关系新发展，对同蒙古关系极为密切的西藏不能不发生影响和推动。特别是这时资本主义的触角已伸进不丹，并向西藏觊觎，1600年东印度公司成立，1773年入侵不丹，不丹王求救于六世班禅大师（当时八世达赖喇嘛年仅十五岁）。1774年，六世班禅大师致信印总督赫斯定（Hasting）。赫斯定遂即同不丹签订条约，但接着派人到日喀则“德钦颇章宫”面见六世班禅大师提出要同西藏通商。对此，六世班禅大师断然拒绝说，此事未经向大皇帝奏明，我喇嘛不能擅作主张。从后来六世班禅大师在热河和北京几次在祈愿中要“大皇帝以无敌之旅，神威之势，灭净诸恶。”以及临终前，在最后一次向乾隆献礼的两件物品——印度的快枪和若干刀剑来看，这位系西藏政教事务于一身的班禅大师，正是萦怀着当时国内外的整个形势而决定东来热河、北京面见乾隆皇帝的。就在他动身东行以后不久，东印度公司的全印总

督赫斯定即派印度托钵僧普南吉尾随至青海，并追随着六世班禅大师一直至热河和北京，足见其野心之恢恢。六世班禅大师决定前来北京面见乾隆的事考虑酝酿很久，据藏文《章嘉呼图克图传》记载，“早在数年前、章嘉呼图克图在西藏期间，六世班禅大师就表示要到北京朝见大皇帝的意愿。章嘉得知这一意愿后，即考虑安排班禅大师前往北京的时间以及乾隆皇帝能接见的时机，最后双方确定在乾隆七十万寿时，班禅大师前往天朝。”此事，以及班禅大师接到准予进京的圣旨、离开日喀则经青海、甘肃、宁夏、呼和浩特到热河以至园寂北京等全部经过在《清实录》、《东华录》、藏文《章嘉呼图克图传》、藏文《六世班禅大师传》中都有记载，尤其藏文《章嘉呼图克图传》、藏文《六世班禅传》中逐年逐月均有详细、完整的记录。今总撮此汉藏文史籍，将六世班禅大师朝觐乾隆一事作一完整的叙述。

早在乾隆皇帝七十万寿的两年前，即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十二月已着手安排此事。据《清实录》乾隆四十三年十二月载，“谕：据章嘉呼图克图称，班禅额尔德尼情愿来京入觐。即照所请，著传谕留保住（按，时之驻藏大臣）协同堪布诺门汗阿旺簇勒提木（按，即代理八世达赖喇嘛摄政之阿旺楚成），赍旨前往后藏扎什伦布允其前来”。接着乾隆又谕军机大臣曰：“昨据章嘉呼图克图奏称，班禅额尔德尼因庚子年为大皇帝七十万寿欲来称祝。朕本欲见班禅额尔德尼，因道路遥远，或身子尚生（按，指未出天花），不便令其远涉。今既出本愿，实属吉祥之事，已允所请。是年朕万寿月，即驻热河，外藩毕集。班禅额尔德尼若于彼时到热河，最为便益。已谕令于热河度地建庙（按，即须弥福寿寺），备其居住。至沿途应办事宜尚多，均系理藩院承办，虽为日尚宽，而早为部署，更觉从容妥当。福隆安因此事更宜早来。著将前日所发清字谕旨钞寄阅看。此旨等由六百里加紧发往，（按，六百里是当时驿站最快的速度，一个月即可到达西

藏)仍令将续讯紧要情节迅速复奏。”

此旨发出后,据藏文《六世班禅大师传》载:“土猪年(即1779年)正月初五,由驿站转讯,大师得知文殊菩萨大皇帝谕旨已到拉萨。谕曰:“奉天承运文殊大皇帝浩恩佛门,泽披远近众生。朕与大师早已过往甚密,今愿面谒天容,甚佳”。云云。接着,“二月初九,代理达赖喇嘛摄政阿旺楚成、驻藏大臣留保住、噶伦公班智达·欧珠南杰等赏旨前来日喀则。大师恭迎圣旨及所赐贵重珍珠朝珠等物。圣旨曰:“大师愿望前来国朝瞻仰朕颜。朕甚欣然。是时班禅额尔德尼沿途一切事宜,着由阿旺簇勒提木(即摄政阿旺楚成)和留保住妥协办理。”时,扎什伦布寺僧众对大师此行深为疑虑。然,大师心绪却十分高涨。在饮茶时,对诸人士曰:“吾将按大皇帝颁旨行之”。二月十三日,大总官(按,即大师之兄仲巴呼图克图)、经师洛桑群丕、执法喇嘛及诸办事人员跪叩曰:“请大师不远涉天朝,设若大师以众生为怀与文殊菩萨大皇帝会面之念无法更改,决意前往的话,即请大师沿途珍摄玉体,萦怀大皇帝之隆恩,普渡众生,能尽快回銮扎什伦布寺,同众僧常转法轮不止,恳切至祈。”对此,大师以各人士所能理解之道理,恳切、详尽晓以大义,从而使诸人士俱展欢颜。三月十四日,大师恭敬备摺复奏大皇帝。并赉赏摄政阿旺楚成等上述主要办事人员。二月十七日起,连续七天,为赴天朝而啐经祈福禳灾和供奉诸护法神。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二月,乾隆皇帝谕军机大臣等曰:“明岁六阿哥前往岱汉(按即岱海,亦称岱喀,今内蒙凉城县。)地方迎接班禅额尔德尼,由京起程出杀虎口,到岱汉地方。”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藏历四月初十,大师前往达那布如沐浴温泉,缘事紧急,留大总管仲巴呼图克图留居扎什伦布寺。前此,二月间,大师致大皇帝奏摺抵达北京后,文殊菩萨大皇帝十分喜悦,敕谕及赏赐御衣、景泰兰等物经驻藏大臣予大师。大师恭接圣旨及所赐之物。正月初二日,接替留保住之索琳

送来大皇帝赏赐缎斗篷、水晶及景泰兰等物品、镶宝石鼻烟壶予大师。大师恭请大皇帝圣安，并接圣旨及所赐之物。前来者还有摄政阿旺楚成。正月初三，应扎什伦布寺执法喇嘛之请求，大师为寺僧讲经三日。五月初十，即将临近起程前往天朝之日，大总管仲巴呼图克图、侍膳官康金堪布等着手进行随行人员安排。其排列人员按八思巴大师时之排列次序排之，即：侍膳、侍寝、侍祀官为三名；侍客、侍文、侍物官三名；侍厨、侍运送、侍垫官三名；伺禽、伺马、伺牛等四名。五世达赖喇嘛时，亦依此安排的。后来达官贵人又改编为侍膳、侍寝、侍令、侍财、侍物、密宗金刚法师、侍祀、侍药、侍骑、侍卫、侍厨、侍牛等十三员。行辕次序为：居中大师行辕大、小各一；左厢为侍膳堪布悬盖帐蓬；四周为密宗善友及其他随员按职依次排列。

大师此行，不仅受到八世达赖喇嘛、西藏地方政府官员摄政、噶伦等上下一致的支持，而且还受到萨迦法王及拉莫护法神的支持。拉莫护法神从拉萨至函大师曰：“此行关系重大，本护法神将保驾禳灾安康，结以善缘。”萨迦法王派王室大总管贡噶彭措至扎什伦布寺为大师送行。自二月间至起程前，大师日日为卫藏阿里三围前来朝拜的众生摩顶祈福数以万计。

据藏文《六世班禅大师传》载，六月十七日，金曜日，日月星辰均处在黄道吉日之时，大师至内室对经师曰：“君多保重，奋勉从事，为余此行路上顺利，实现文殊大皇帝之殷切重望，尽心办事并颐养天年。”经师答曰：“望佛爷一路安顺，俟大皇帝及各人士臻至佛境，教法宏园之后，尽速回驾宝刹。望佛爷亦保佑我就所事唵经等顺心如意，祈佛明鉴不疏。”继之，大师向执库员做安托，然后至四世班禅大师灵塔和诸护法神前上供祈祷，随即起驾东行。走在最前面的是歌舞，其次是经幡等仪仗、复以华盖之封诏箱、接着是洛桑登曾密宗善友法师五十一人，侍卫二人、侍法、通司、侍药、侍膳、侍令四人、侍寝、大侍膳康金

堪布洛桑开觉等开道，中间为祐主、遍晓、三界众生之怙主，身着仙幡法衣，犹如彩云落地、佛颜玉容如阳光普照之大师在华盖复荫之下款款而行。最后，随员车队有大总管仲巴呼图克图洛桑金巴、俗官洛桑将参等四十余人依门弟、权势、才学、长幼等排列进行；左右两厢由护送卫士数千人随之。在日喀则大桥东，由西藏地方政府之卸任噶伦达汗堪布、达赖喇嘛亲属白登顿珠以及后藏各寺、僧俗长官、商人以及回民、尼泊尔人士等为大师送行。六月二十六日，经北路抵雪布拉山时，噶玛巴红帽派活佛（按，此乃六世班禅大师之胞弟）来迎接。六月二十七日，抵达羊八井之扎西通门，与专程由拉萨前来送行的八世达赖喇嘛、摄政阿旺楚成、二驻藏大臣、诸噶伦、公、代本等汉藏官员会面。噶厦献以丰盛茶点。翌日在宴会上，大师向八世达赖喇嘛送了哈达、曼扎、黄金十五两、元宝三十个等为之荐福。向摄政阿旺楚成、诸噶伦至伺马、伺帐篷之头人按职赏赐有差。六月二十八日，大师为八世达赖喇嘛宣讲《噶当弟子问道律录》。六月二十九日，八世达赖喇嘛率摄政阿旺楚成及诸噶伦由羊八井送大师至当雄的扎西滩。在隆重的鼓乐声中，向大师献哈达、曼扎、铜银所铸各尊佛像、元宝、金币、铜银、锁呐、绸缎、黄红藏香、黄红氍毹、各类日用乾果、马匹、药物等。继而，由八世达赖喇嘛之随员及三大寺之各扎仓、上下密宗院向大师送礼。尔后，大师与八世达赖喇嘛至内寝帐篷中单独相见，八世达赖喇嘛向大师献银塑乐密畏三佛各一尊、上辈达赖喇嘛之衣物、坎肩、绸缎、乾果。大师欣然接之，并回赠了曼扎、银一斗、缎二匹。另外，做为送行礼的回赠，又赠了曼扎、黄金三两、金币十五个等共二十九件。八世达赖喇嘛为大师唸诵了宗喀大师之阎提罗咒诀。七月初六日，二佛爷再次在帐篷中会见，长时间交谈。然后，行碰头礼，互赠哈达、彼此充满依依之情。随即大师向黑河进发。达赖喇嘛及随众返回拉萨。

七月十二日，大师乘牛皮舟渡黑河。七月十八日，抵措玛热瓦。从此改乘骡抬轿，左右为清兵护送。七月二十一日，抵扎启拉山至山顶时，前来送行的噶伦屯巴和色拉、哲蚌诸寺的喇嘛展哈达献大师，并祝大师早日圆满返藏。七月二十四日，至扎噶莫时，来人云：前往北京恭请大皇帝圣安之格西洛桑登曾已返回，赍来大皇帝所赐大皇帝御影一帧，并谕曰：“此像于何地与班禅额尔德尼相见，即示朕于该处迎接之。”闻听此讯大家顿时振奋。七月二十六日，抵牛拉山西面之伦珠堡停宿三日，时，大皇帝钦差及差遣请安之洛桑登曾赍大皇帝御影及圣旨到来，大师恭敬接之。圣旨谕曰：“班禅额尔德尼可否安康？达赖喇嘛可否安康？达赖喇嘛于经典是否勤学？明年，班禅额尔德尼将临此地，要依五世达赖喇嘛之例迎之。今岁，朕仿扎什伦布寺修建新庙，为明岁班禅额尔德尼之来而繁忙。朕现时正学操藏语，尔喇嘛来临时，将遣王公大臣前去接之，当面欣然交谈。朕同班禅额尔德尼相会，即朕之万福、万万福也。”大皇帝之圣谕如露之甘美而沁入。大师随即在大皇帝御影前摆起盛大供品，口唸万吉祥，万万吉祥颂多遍。八月初八，在抵达敦珠扎时，恰逢大皇帝六十九岁万寿，大师在大皇帝御影前，摆设盛大供品，诵无量寿佛祝厘大皇帝万岁！万万岁。八月十九日，抵达木鲁乌苏（即通天河）时，大皇帝钦差西安府勒尔谨赍敕旨谕曰：“今派驻扎西宁办事付都统法福礼、青海王索南多吉、恰多贝子等前往迎接。由通天河至索洛玛备有马一百匹、牛三百头。由索洛玛起，备有驮马千余匹，骆驼四百峰、蒙古帐篷四十顶、布帐篷一百顶。八月二十二日，过通天河。大师等首要人士乘牛皮船，余者涉水而过。八月二十七日，过楚玛尔河。至此，西藏地方政府专程来为大师送行的噶伦朵喀娃甲辞返藏。大师赐以厚礼。时，达赖喇嘛、摄政阿旺楚成遣人问安及献礼予大师。据《清实录》载，是月“以总理西藏事务付都统銜留保住为正黄旗蒙古付都统。”九月初一，过巴颜喀

拉山。九月初八，抵达扎凌湖。青海郡王阿旺达吉等四千人来迎。时接大皇帝旨，谕曰：“得知班禅额尔德尼一路顺利，虽迂雪亦不甚大，迅即消融。朕现巡行木兰围场畋猎。朕已赐章嘉呼图克图免行跪叩。班禅额尔德尼乃西方之大喇嘛，对朕之谕旨及影像等亦免行跪叩。当今时钟奇妙，今赠予尔。观此物有所便益。”大师欣然恭敬接之。九月十一日，至索洛玛。时，依大皇帝旨谕，由兰州府承办所造工艺考究之六扇玻璃窗及四扇玻璃窗乘轿各一、轿夫二十八人，驮骡十数匹，把总一人亦抵此。由是，改乘轿前行。九月十八日，接大皇帝旨曰：“班禅额尔德尼可不必遑急兼程。”另谕：“留保住抵西宁后即急速来京，所余事可着西宁代理大臣办理。”九月二十七日，抵达夏帕时，西宁塔尔寺堪布曲桑呼图克图、总管及三大扎仓喇嘛二百五十余人前来迎接，并于塔尔寺之途中，逐站受到青海郡王、扎萨克贝勒、贝子、公等迎接，时依大皇帝谕章嘉呼图克图遣人送信及礼物亦同时到达。十月十二日，抵日月山，沿途受到汉民叩献香、花诸物。过日月山后，依大皇帝之谕，每日向大师一行供茶、酥油、肉、糌粑、大米、面粉、豆等。十月十八日抵第色玛塘时，塔尔寺曲桑堪布设皂效迎。由此改乘马进发。临近寺庙，由三千寺僧手执幡幢、飞幡、各种法器，鸣乐奉迎大师至宗喀巴大师之诞生地、宗喀地方之大宝刹“十万佛慈氏洲”（即俗称塔尔寺）。时，由大皇帝资斧拨银数万两将前辈达赖喇嘛（即七世达赖喇嘛）故居茸治一新，并赐匾“佛法光照”为此次大师之安禅行宫。大师临大殿后，由专程前来奉迎大师的领命大臣苏腊、蒙古毕切齐大臣等资旨予大师。大师欣接旨。谕曰：“久运，奉天承命统御八紘一宇大皇帝敕命班禅额尔德尼。朕抚御万方，惟期寰宇众生，民物安宁，各帮政兴。尔喇嘛仰体朕广垂释氏之鸿慈，福祐群生之意，广布黄教，阐扬经典，深堪嘉尚。今班禅额尔德尼前来，为明岁朕万寿祝厘诵经，朕不胜欣慰，欲速见尔喇嘛，曷胜仁切。班禅

额尔德尼，正致力于佛法及蒙藏众生，体履清洁。朕正学操藏语，俟见面之日，畅怀交谈。尔已至塔尔寺，兹遣苏腊、蒙古毕切齐等大臣赍旨前往，特赐朝珠数串、马鞍一套，御马一匹、重三十两白银之茶桶一、鹅颈壶一、斋杯一、缎两疋、大内哈达大小各一，以示恩眷。特谕。乾隆四十四年六月二十八日。”接此旨，大师心绪振奋，如面见天容。十月十七日，依大皇帝谕旨，于塔尔寺大殿，诸钦差大臣为大师设宴并献演技。十月十九日，大师备摺复奏大皇帝曰：“自扎什伦布寺至塔尔寺，诸钦差大臣迭次赍旨送来赏物，恩宠优渥。沿途备有节劳之乘舆，甘美之果品，驮运骡马等数以百计。及至塔尔寺，居于犹若天堂玉宇之殿堂中。大皇帝累赐圣旨，恩赏无计，谨此重谢浩荡皇恩。”同时，面囑即将赴北京之留保住大臣转致恭请大皇帝圣安，并献前代班禅所奉本尊“如意白祐主”佛像一尊、红白念珠、藏香、藏呢等予大皇帝。

十月二十五日，宗喀巴大师园寂日。大师至金顶辉煌大经堂中，在宗喀巴诞生处、树叶上显有十万狮吼佛之白檀香树法塔前上供。此期间，大皇帝赏赐哈密瓜。大师恭受后，并复奏大皇帝谢恩。十一月初十至十二月，大师静修一月。解静后，大师向塔尔寺等远近各寺僧二万八千三百一十二人放布施计银二千三百零六两，及各物品折银计四千四百九十二两。大师行此善事，既为宏益佛法，裕民佛门，寿长业达，尤为大皇帝寿世、社稷统御鸿展而祝福焉！此期间，恭请大皇帝圣安之夏孜喇嘛由北京返回路经西宁。大皇帝命其赍旨敕班禅额尔德尼，谕曰：“经询班禅额尔德尼问安人员，得知喇嘛一路安顺，未遇大雪雨。青海蒙古诸王公台吉亦皆效力，朕深悦之。此乃尔喇嘛前世福愿所致。前此，曾赐朕所佩兰宝石朝珠。朕与尔相会在即，今天气日渐转寒，恐喇嘛受寒，兹以朕之貂皮斗篷、貂皮风帽交堪布赍往，尔受此物犹如面朕。于此地越冬后，不日将于‘避暑山庄’欢聚。特谕。”大师恭接圣旨及所赐之物。面谒大皇帝返回之堪布等人云：“大

皇帝口操藏语亲自向我等询问班禅额尔德尼一路雨雪，可否安康？朕与班禅额尔德尼会见乃一大盛事。”时，大师经驿站向大皇帝复奏谢恩并献方物。大师自抵塔尔寺，每日均有远自喀尔喀，近则青海各地人士前来祈福，请求摩顶。为此，大皇帝敕谕曰：“照此下去，班禅额尔德尼甚劳，可改为每七日摩顶一次，周围减少烦杂，以静为宜。”留保住大臣由京返回，赍持大皇帝谕曰：“敕旨班禅额尔德尼，今陪同班禅额尔德尼之梅勒章京留保住来此，朕曾询之，据其奏曰：当拉山十分险峻，六月间尚有暴风雪。然班禅额尔德尼七月度当拉山时，雪小并迅即消融，土地滋润，尘土不扬。八月渡通天河，浪虽湍急，但班禅额尔德尼临近时，浪顿平伏，顺利而过。盖过此二山未费周折，颇为顺当。沿途较之往年坦荡风顺，此皆文殊大皇帝之恩也。云云。朕闻此讯，深感欣安。此乃喇嘛之福德加持所致，护法神保佑而成。今，岁值隆冬，前此曾将朕之斗蓬、风帽交洛桑登主堪布赍持致尔喇嘛以避风寒。今，将朕之黑豹抖蓬、镶有珍珠之火镰交留保住赍往，尔喇嘛衣之可御风寒、身体康泽。火镰亦朕所用之物，尔喇嘛居常用之犹如面朕，将俾尔见朕之心切更为兴致。今，新年在即，朕欲与尔喇嘛速见，曷胜伫切西望。特旨。”大师等接圣旨及赐物。十二月二十六日，按扎寺习俗，举寺欢庆新年。时大皇帝派乾清门侍卫赍旨大师，谕曰：“敕旨班禅额尔德尼，今新春在即，特遣乾清门侍卫赍赏朕御物吉祥辞及荷包、宝石、火镰、玉带、金如意、金八宝，金银币、元宝等以兹嘉贺。喇嘛用此物，可福寿俱全，诸事如意，为兴黄教，以协吉朕躬荷麻祥之意。”大师欣悦恭敬接之。

乾隆四十五年（藏历铁鼠年1789年）正月初一，大师至密宗殿，为大皇帝万寿、社稷统御宏扬而诵经祝厘，并就大皇帝遣大臣赍旨及赏物，备摺交乾清门侍卫带回，向大皇帝谢恩。是日，大皇帝赏长一寻、宽一肘鱼一条，其味美极。正月初八，在塔尔

寺大殿展大皇帝影像，上供。大师亲临密宗法会，祈福禳灾。时，西藏首要僧俗官员，就大皇帝敕令该等悉心照料扎什伦布寺僧众之上谕及该等各摺回奏之钞件，转呈大师。大师遂备摺复奏大皇帝曰：“圣天子文殊菩萨大皇帝为照料吾之扎什伦布寺，降旨谕摄政阿旺楚成、驻藏大臣恒瑞、索林等，令该等悉心照料。该等谨从圣命，悉心妥办，使扎什伦布寺僧诵经照旧。且，今岁年丰，众僧俗百姓均皆安乐。大皇帝闻此讯，皇恩浩荡，又经章嘉呼图克图告我遣去恭请大皇帝圣安人员就大皇帝赐谕摄政阿旺楚成旨及阿旺楚成、驻藏大臣奏摺之抄件转致于我，实是振奋人心，至为欣慰，谨恭呈此摺奏谢皇恩并献诸方物。”正月十三日，大师观塔尔寺跳神。正月十五日，大师至传昭法会讲经，并为上万人摩顶。是日，还为奉天承远大皇帝抚御鸿展、福寿齐天，为达赖喇嘛及黄教绵绵景运，为众生之安乐，而在塔寺大皇帝新修之行宫中，塑供诸佛、菩萨及十六罗汉；供奉“甘珠尔经”一百零五函；金银铜法塔五十一坐，其余法器亦都焕然一新。此外，还为皆珠林、举巴扎仓、门巴扎仓、希巴等众僧之春、夏、秋法事每岁年奉不断，资斧白银一千九百四十七两七钱五分，令其购置土地。正月十六日，兰州总督为大师放烟火。正月十八日，塔寺传昭结束。时西藏地方政府特派僧官登曾加措送达赖喇嘛等致大师之贺年信及物品。正月二十七日，前往热河的先行人员济仲、洛桑格桑等起程。此期间，大师对其兄大总管洛桑金巴（即仲巴呼图克图）、侍膳官洛桑开觉等曰：“汝等盖未出天花，今番适逢前往天朝，若何？”

二月二十四日，夏鲁堪布由京返回赉持大皇帝圣旨曰：“敕班禅额尔德尼。闻尔喇嘛现安居塔尔寺之佳况甚喜。喇嘛奏摺中云：今岁朕七十万寿，专此祝厘，实堪称庆。尔喇嘛垂慈诵经之灵，内外各地结成善缘，至为灵异。今番为尔喇嘛莅临此地，在京城茸治安禅之庙，并已遣堪布进驻该庙。目前，朕正在南巡路上，

提躬安好。今令夏鲁堪布赍持新年贺物刺绣释迦佛一卷、蟒衣一件、衣料二尺、玉如意一、水晶香炉一、法琅、水晶、瓷等器皿六件、瓷皿一、水晶光亭一、大荷包一对、小荷包五对、红尼四件。又尔喇嘛之大总管洛桑金巴（即仲巴呼图克图）乃尔喇嘛之兄长。今赏以四面绣补大缎一件、衣料一匹、红黄锦二匹、缎一匹、大小荷包各一对。甚望与喇嘛速相会。”大师恭敬接之，并随即备摺谢恩及献方物。三月初三，大皇帝由江南回銮，大师特派益西白珠前往北京，献三世达赖喇嘛之舍利右旋法螺，内禅无量光佛一尊、红白晶石、印度缎一匹。时，大皇帝南巡回銮中，于苏州敕旨曰：“托班禅额尔德尼为朕唵经之灵，朕乘船渡黄河、长江等滔滔大河，未遇狂风。特赉赏奇妙金底刺绣珍珠佛冠一、缎荷包六、鼻烟壶二。”大师欣然恭接之，并立即佩冠，大小适宜，真神奇哉。

三月十三日，日月星辰聚会于黄道吉日之时，大师离西宁向天朝进发。沿途各市、镇藏汉回民列阵奉以路供，瞻仰大师佛颜。时，大师命大总管（仲巴呼图克图）、侍膳官（洛桑开觉）等未种天花者先行至阿拉善旗之登吉林寺接种天花，并曰：“此事，汝等心中虽难以承受，然，佛祐汝等将不致有虞。”时，大皇帝自江南敕旨谕曰：“班禅额尔德尼，体履清洁，于三月十日（按，藏历是三月十三日）自塔尔寺起程前来天朝，朕不胜喜悦。朕托班禅额尔德尼垂慈唵经，提躬安好。此皆喇嘛体仰为朕唵经所致。现，朕已返江苏，与班禅额尔德尼相会临近。朕望班禅额尔德尼遄至热河。祝班禅额尔德尼安康，并赏大哈达一、大内缎四匹。着伍弥泰赍持前往，尔其祇领，欣喜用之。”大师恭接之。此后，大师一行抵东吉（译音）时，召陕甘总督勒尔谨、保将军、留保住大臣等曰：“吾兄大总管和侍膳官等未出天花者三百余人，该等一行种痘，可先期派往阿拉部旗，二大臣断可不必为此虑之，想该等不致有虞，亦不致染病，故不需向大皇帝奏

明。望就吾兄大总管和侍膳官等一行人士所需驮马、皂具柴草、帐篷等着手备办之。”对此，二大臣十分惶恐，回禀大师曰：“非卑等不尊佛命。卑等乃系钦差，故一应大小事务，均需奏明圣上。今，大师分咐之事，所系非小，我俩难以附和。按大皇帝大内是有种痘之例。然，接种者均为十岁之内之孩提，而无更长者，且时在春季接种。今遣往种痘者为首之仲巴呼图克图已年近五秩，其余少者，亦年过二十。大抵于三十至六十岁之间。如前所禀，按例要在此岁庚者始为之种痘。今依大师之吩咐，纵然不即刻上奏大皇帝，但日后亦不能不奏明圣上。再者，设若仲巴呼图克图等首要人士有虞，大皇帝怪罪我等钦差，未就所谱大内种痘之事禀报班禅额尔德尼，卑等将有断头挖眼之祸。是故祈求免行此事。”大师曰：“诚如汝等所言，大皇帝大内种痘有时节、地域、长幼年岁之别吾亦知之。此事确乎难以想像。然，吾今上祈三宝辗转察视，想将不会有虞。且，大皇帝鸿慈，断乎不会有碍。若照汝等所言，兄大总管等一行人士不施种痘，由此地前行，在返藏前，需穿行于数十万人众及众多城镇，彼等大抵皆为天花之源域，如生灾异，是时，吾西藏人员沉于此疴，如何是脱？如此众多之人设若有所不虞，是时，无疑吾等必将陷于心意恢懵。故此，吾目前所行之事，不论眼下还是长久，均堪大庆。日后，大皇帝有所知闻，定然会降旨称庆。由是，我可担保二大臣不会受大皇帝怪罪。”云云。经此开导后，二大臣始释重负。时，阿拉郡旗亲王洛桑多吉、子台吉等前来奉迎。大师对亲王和塔保活佛曰：“吾兄大总管和其他随员侍膳官等尚为生身，今遣往接种天花，汝等就所居房廨等妥为备之。”答曰：“大师佛谕，吾等欣然效命，接种天花一事，既险又关系重大，且大皇帝之圣土班秩严明，故与二大臣悉心议之，决断为是。既是大师之深谋远识，谅该等何虞之有？至于房廨等一应钜细事务，吾等乃大师之老施主，定当竭力效命，请毋悬念。”翌日，大师一行至蒙古称之为